

QQ·作家杯
www.qq.com 盛大文学获奖作品丛书

主编：王安忆、曹文轩、张胜友等评委推荐

[QQ:15912338]
绝世好虫

⊕ 著

FEICHANGTAI



作家出版社

非常态

庄

里

我从小以为写作是一个孤独的过程与孤独的对抗过程。
我认定写作充满了快感。快感有别于快乐。快感裹挟痛苦掩埋的甜美。
枯燥引领的顿悟，滞塞之后的淋漓酣畅，
以及行云流水忽而急刹带来遗世独立的空灵。

FEICHANG

[QQ:15912338]
绝世好虫 ⊕ 著

非常态

虫

目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非常态/绝世好虫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5.5
(“QQ·作家杯”征文大赛获奖作品丛书)
ISBN 7-5063-3269-8

I. 非… II. 绝… III. 中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35674 号

非 常 态

作者: 绝世好虫

总策划: 张胜友

责任编辑: 启 天 苏红雨

装帧设计: 李栋工作室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389299 (邮购部)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com

印刷: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890×1240 1/32

字数: 100 千

印张: 6.75

插页: 4

印数: 001-15000

版次: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3269-8

定价: 15.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文学与书市新潮（代序）

——张胜友答深圳《晶报》记者问

网络文学最终还是文学

晶报：您对目前风头正劲的网络文学是怎么看待的？作家出版社参与举办“QQ·作家杯”征文大赛对您来说最大的吸引力是什么？

张胜友：我们知道，作家是需要有思想的，对生活对时代有自己独特的见解，需要一个非常自由的创作心志，也需要一个非常好的创作环境，网络就满足了作家的这种要求。这样，一方面会产生一些非常优秀的有思想有见地的作品以及一些有灵气的作家，但同时也有不少格调不高的网络文学作品，这个就是目前的实际状态。

至于“QQ·作家杯”征文大赛，我们始终要求参赛作品的内容是健康的，但是我们又给参加征文的作者同样提供非常自由的空间，希望通过这次征文能够让我们的网络文学更健康地成长。我相信通过这次大赛会涌现一批好作品和好的作家。

晶报：那么您个人觉得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区别在哪里？

张胜友：实际上我个人认为两者没有太大的差别，网络文学最终还是文学，网络只不过是载体。大家都公认的，文学即人学，那么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不管你网络文学也好，传统文学也好，还是要表现社会、时代、人生，所以我们这次征文还是有所选择的，我们希望推出好作品。

网络征文瞄准年轻人

晶报：“QQ·作家杯”征文大赛是作家出版社与网络公司的第一次合作吗？您觉得出版社与网络公司合作的优势在哪里呢？

张胜友：不是，我们更早。我们曾经出版中国的第一部网络小说王庆辉的《钥匙》，我们出版社出版了很多优秀的网络作品。网络也是一个宣传的窗口，它对青少年的影响非常大，出版社与网络公司互动之后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都是显而易见的。

晶报：这次征文大赛有预期的目标群吗？

张胜友：应该更多的是年轻人，他们眼中的变革中的中国社会生活可能跟成年作家有所差异，这些作品会很有灵性、很鲜活，希望这些人把我们的视野打得更开。

晶报：网络会不会让读者的阅读变得越来越浮躁？

张胜友：你提的问题客观存在，但是文学是一种寂寞的事业，精品文学要经得起历史、时间和读者的检评。

有害的畅销书就要抵制

晶报：目前市面上的畅销书越来越多，您觉得哪一类书更容易畅销？

张胜友：世界上的畅销书无非是两大类，第一类是满足广大读者的阅读好奇心理，这在全世界都是通用的。第二类就是有实用价值，你

出一本家庭医疗手册，它也会畅销，因为它有实用价值。

晶报：您自己觉得畅销书对文学本身有什么正面与不良的影响？

张胜友：所谓“畅销”就是说对市场的占有率很高、覆盖面很广，有很多读者参与。但是作为一家出版社，我们不能只为追求畅销而畅销，因为图书出版物是一个文化载体，它有审美功能与教化功能，所以我们选择畅销书的时候，首先要求内容健康、思想向上。

晶报：那么现在市面上有这么多畅销书，您觉得值得一看的能占到百分之多少？

张胜友：阅读分好几个层次，有些好书可能对你终生受益，或者对你的成长、思想修养、知识的提升都有好处，这样的好书是很需要反复阅读的。有些书就是一个消遣，但是它的底限就是不要有害。有少部分畅销书是对社会有害的，对这种书就要加以排斥加以抵制。

晶报：那么作家出版社每年出版畅销书会有一个怎样的计划？

张胜友：出版界有一个“二八”规律，就是20%的图书创造的经济效益可能占到80%，我们一年大概出版新书200多种，我们每年的畅销书能达到30到40种。

晶报：您自己觉得值得骄傲的发行畅销书的案例有哪些？

张胜友：那太多了，像《长恨歌》发行超过了26万册，《来来往往》超过了30万，余秋雨的散文《千年一叹》《霜冷长河》超过了60万，《哈佛女孩刘亦婷》发行180万。

晶报：这些类型的书在开始发行之前的有没有想过会畅销？

张胜友：当然，我心里是非常清楚的。我们就是把它当作畅销书来运作的，在发行之前我们对市场进行过调查。拿余秋雨来说，尽管他的作品是有争议的，但他形成了自己的品牌，余秋雨本人也就是一个畅销书作家。

晶报：面对良莠不齐的畅销书市场，您对读者在选择上会有什么样的建议？

张胜友：每个人的阅读习惯与阅读目的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

很难建议。有些人希望通过阅读来提升自己的思想水准，但这类书未必就是畅销书。而有些畅销书则可以让读者阅读起来愉快而轻松，但它的思想性未必很高。作为一种文化消费，每个人对阅读的期望值是不一样的，所以他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

纯文学不能游离社会

晶报：对于纯文学的出版机构和刊物来说，这个过程应该还是满艰难的吧？

张胜友：纯文学刊物目前普遍陷入一种经营上的困境。这个原因包括以下几点：首先，文学应不应关注现实？我刚刚说过，主旋律图书、文学精品图书都是可能成为畅销书的，那么我们的文学刊物就不能游离社会生活，否则读者也会疏离这本刊物。其次，文学刊物所拥有的文化资源是比较单一的，但是通过资源整合就能产生整体优势效应。



我是奢侈我是诗（自序）

《非常态》差不多花了我一年的时间才告完工，对于一个短短的中篇而言，真是不可思议的漫长历程。在这一年中，不断传来码字的朋友们的消息：“今天很在状态，又写了两万字”；“当当当当，××一天八千字，与尔同消万古愁”。而我只能郁闷地看着自己的手稿，上面用一个月的时间写完了两千字，反复阅读之后，又不得不嚓嚓嚓嚓删掉一千。实事求是地说，我是一个不通乐理的人，但人类与生俱来的韵律的审美让我惊喜地发现自己写出的每一个字都具有一种可以酣畅诵读出来的快感，不信你可以试着把《非常态》一读到底，我甚至可以骄傲地宣布：使用四川话也将无损于快感的获得。为了这种骄傲，必须像葛朗台吝惜金币那样吝惜笔下的每一个汉字。

我从不认为写作是一个单纯性的痛苦枯燥的分娩过程，我认为写作充满了快感。快感有别于快乐，快感囊括痛苦掩埋的甜美、枯燥引领的顿悟、滞塞之后的淋漓酣畅，以及行云流水忽而急刹带来遗世独立的空灵。我不具备学院派的气度，目前和文学又保持着清白的关系，我是一个天马行空的自由写者，因此可以在此负责任地告诉大家：写作，就是一



场纵欲，一场有关结构、思维、技巧、音韵的游戏的盛宴。

《非常态》刚写完的时候，我曾洋洋自得地告诉朋友：“这个东东，增一千字太胖，减一千字太瘦！”本来也就是不负责任地吹吹牛，谁知道会一语成谶——我真的再也不能为之多写哪怕仅仅一百个字了。任何的补白、评论，或者注解都不过是造成新的假相，或者导向一个新故事的展开——对于说过的，我不能再说；对于没说到的，应该在新的结构里重新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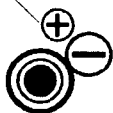
因此，在这里，我只好以旁观者的身份来撰写这篇序言。

首先要说的是，这是一部小说。

小说分成两个部分，前一部分属于写实，主线是男人、女人和梅三个自在的年轻人的一次聚会，他们在一起争辩、游戏，同时又不断地激发新的矛盾，并在这些矛盾中小心地观察着彼此。表面上看，男人和女人似乎是受施者，他们总是跟随梅发出的各种刺激做出相应的反应，而事实上他们更像是一对组织者，用不同的方式激发着梅观察的欲望。梅，这篇小说的主人公，她不断地激活话题，她观察着男人和女人，观察着身边的一切人，而她自己又何尝不是一个具体的体验者！

同时，小说还有两条暗线，一是珂与小情人之间的性伙伴关系，两个本来格格不入的人成为了情人，他们之间的矛盾从有趣之中透出深深的无奈。另一条是望与芷之间的感情纠葛，两个人都爱着，却又相差十万八千里地误会着对方。这两条线与小说的主体情节似乎是平行的，永不会有交汇点，直到小说的后半部分，梅的梦境与现实穿插展开，在梅的梦境中，一个个真相被细腻地揭示出来，每个角色漫长的一生被抓拍成几个几乎是定格的特写镜头，而在这里面，通过场





景的穿插和人物的置换，三条线索集结到一起来，对于梅，L成为她的芷，对于珂，小情人也可以是他的望！我们以为惟一的人和事，在轮回中可笑地被反复上演，原来我们在常态中饰演的角色，都因为配角的变换而变态！在文章的最后，跨越十几年的时间，相识与路过的人物，都从梅这个三秒钟的梦中惊醒，对于常态来说，那只不过是一个梦，但对于梦而言，也可以认为前面的只不过是一段醒！梦与醒，互为非常态。

之所以我在开篇要强调这是一部小说，是因为它肯定有别于一个故事，或是几个故事的串联、并联。凡是能用诸如导读速读的文字来概括的小说都不会是一部真正好的小说，当然，你也可以反驳说凡是不能概括出小说内容的读者都不是一个好读者，然而，一篇小说的重心并不一定要在情节的扑朔迷离、故事的起伏跌宕上；也不一定要在其中心思想的教育意义上。《非常态》只是用几个场景作为框架，再以思辨的方式从不同的角度剖析着这些场景里的人物。生命的主题是追逐的有限，还是永恒的留证？爱情究竟缘于对彼此的欣赏，还是自我的寻求？激发与满足哪一个欲望的因果？存在的定义在于自身还是周遭？我们的信仰是可置换的寄托还是只是一场误会？……你能在阅读中不停发现这些问题，并看到越加透彻的思考，然而，你绝不可能在小说中找到答案！用小说中梅的一句话来说，“我只是一个恶意的诗人！”她没有任何说教的意义，她只是把人引入再深一层的思考。于是，你能注意到小说中几个主人公的名字：望、梅、芷（止）、珂（渴）……



这一切不得不使我联想到荣格有关《尤利西斯》的一段评论：“《尤利西斯》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是高度真实的，他们



在每一方面都只是他们自身，而不可能是别的什么人，然而他们都没有一个自我，他们之中没有一个意识敏锐的人的中心，没有那么一个被温暖的心和沸腾的血所包容的那么小而又那么重要的小岛。所有的迪达洛斯们、布隆们、哈利们、林齐们、穆利根们以及其他所有的人，他们谈话，他们来回地走，他们做这做那的时候就好像是在一场不知始于何处终于何处的集体的梦中。这个梦的发生也仅仅是因为“无人”——即一个看不见的奥德赛——在做着这个梦。”在这段评论里，我们完全可以把《尤利西斯》换成《非常态》，把迪达洛斯们、布隆们、哈利们、林齐们、穆利根们换成望、梅、芷、珂们，而这一切的发生也仅仅是因为“无人”——即一个看不见的梅——在做着这个梦。

也许人生正如乔伊斯的笔下，不过是一场浓雾之下的空旷原野罢了。

最后顺便一提，相信你已经看出来了，小说的背景在成都，一个看起来慵懒闲散的城市，在这里深远的底蕴、知青文化和后现代的主张惊人地相互渗透，交融成了这个城市对生存和生活形形色色的独有态度。

而这篇小说始于三月，这是一个多雨的、生机盎然的季节……



非常态





01 ○ ○ ●

梅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享乐主义者。

梅认为，网络时代是享乐主义的天堂。

在梅的对面坐着一对情侣，梅和他们是网友，他们俩之间的恋情始于网络。

整个饭店飘浮在氤氲的橘黄色色调中，好像隐藏着无数阿拉丁神灯，散发出神秘而暧昧的幽香，这微妙的气息只有真正的享乐主义者才能嗅到，梅因此含而不露地轻轻一笑。从表面上看，她总能显得优雅。

由于网络被大量无知的少年以及愚蠢脆弱、感情用事的成年人介入，这对情侣耻于承认网恋，一再强调他们已经见面，成为一种真实的感情。当然，叫什么都无关紧要，梅完全相信他们真诚相爱，但是，梅又知道，他们还同时爱着她：男人爱她，只要是男人，总会爱上这样或者那样的“梅”，这不需要理由。女人也爱她，因为女人知道男人爱“梅”，女人决定去爱男人所爱的一切，女人总是比男人善于



洞察，并且勇于拯救，这，也不需要理由。

吃饭的时候，女人开始反驳梅。女人说，网络是虚无的乌托邦，它只能成为一种短暂的介质或者媒体，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依赖虚无而长期存在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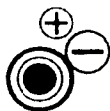
必须承认，这个女人非常妩媚，天生聪明。她还能把聪明表露得不多也不少，刚好使男人爱上她，同时不会产生抵触的情绪。女人之所以驳斥网络，是因为别人总从这个角度来驳斥她的爱情，她必须表现得比驳斥她的人更为冷静客观，才足以体现她爱情的严肃性。

梅倒觉得爱情从来不必严肃，严肃的是婚姻，婚姻保护一切，惟独不保护爱情。梅告诉女人她说得很对，享乐主义的实质就是乌托邦，但是她也有错的地方——没任何现实意义的东西才能长存，“黑暗和虚无乃是实有”，历史如此短暂，惟有天堂和地狱永恒，而这两者，显然也是乌托邦。

这个时候，酒被送了上来，鲜红的高粱酒浸泡着漂亮的冰块。梅喜欢酒，酒是享乐主义者最强大的工具——神秘的诱惑者以及宽容的抚慰者。但是，女人拒绝饮酒，她固然同时爱着男人和梅，但她不知道这种爱的底线到底可以低到什么程度，如果没有人愿意为爱情的清白做出保证，那么就由她负起这个责任好了。

梅对此心领神会，她举起酒杯：“让狄俄尼索斯来见证





谁是真正理性的人，享乐主义者或是上帝的羔羊。”

男人也举起酒杯：“为了更加强大，更加邪恶，以及，更加深刻。”

“也为了更加漂亮！”梅微微一笑。

女人感到一丝轻微的惊慌——他们像密谋者一样在她面前一唱一和，用晦涩的隐喻来欺骗她，嘲弄她，还不忘装模作样地安慰她，他们如此高深莫测，她完全不知如何反抗。这个时候，孱弱的身体出来帮忙了，她的胃开始了痉挛性的疼痛，她紧皱眉头，在提包里慌乱地寻找药片。男人开始重新关切地注视着她，吩咐服务员送来温开水，并且温柔地抚摸她的后背。气氛在手忙脚乱中恢复了常态，她重新感到一个稳定的三角平面的存在，她轻轻呼出一口气，吞下药片，觉得舒服多了。

梅一向觉得，肉体相对于灵魂，是一个独立的思考者，就像桑丘之于堂吉诃德，悟空之于唐僧，肉体是灵魂的臣仆，当灵魂如此多情并且缺乏力量时，肉体就会忠诚地挺身而出，以它粗俗但是无比实在的方法来解决问题。梅饶有兴趣地欣赏着相依相偎的情侣，她完全清楚肉体擅长的一切小把戏，并且从不怀疑它的诚意。她热爱肉体，诚如她迷恋于数量稀少的某些灵魂。对于一个享乐主义者，就灵魂的质量而言，失去了肉体的人类根本不值一提。

梅关切地告诉女人：“你要少吃辛辣的食品。”梅欣赏一



切能左右事件节奏的人。

与此同时，她的手机响了起来。

02 ○ ○ ○

“你在哪里？”从什么时候起，他们的通话变成总是以这个急促的短句开头了呢？

梅停顿了一下，故意选择拖沓的长句来改变节奏：“我的朋友从很远的地方来，他们要我带他们见识四川有名的火锅。”

“你在哪里？”电话那头不为所动，如果梅不回答，他就打算一直这样枯燥地令人恼火地重复下去。

梅又停顿了一下，然后用对方的节奏回答：“皇城老妈。”

“我过来？”带问号的短句犹如命令。

梅更长时间地停顿：“我朋友在这里，你不认为我们应该更谨慎更隐秘一点儿吗？”

“那你过来！”

“为什么？我朋友在这里！”

